

傳習錄集評

上冊

王陽明先生  
傳習錄集評

中州方碩輔署檢

## 教育綱要

乙教育要言。

二小學教員宜研究性理。崇習陸王之學。導生徒以實踐。教科書宜

採輯學案。以昭尊孔尚孟之淵源。

說明 乙項首條。既明示尊孔尚孟之主旨。然欲明尊孔尚孟之歷史。則道統源

流不可不知。宋明學案等書。於師傳之系統。學說之異同。言之綦詳。其中學派歧

出。求其適用於今之時勢。莫如宋陸象山。明王陽明兩先生。其學近於孟子。主張

力行致知之說。務實務用。當今學子。義利之辯。不明爲世道隱憂。允當力崇陸學。

奉爲圭臬。陽明專以致良知爲主。令學者自求創解。不落窠臼。尤屬哲學家特識。

觀其功業。炳蔚足證學有實用。日本王學最盛。東鄉大將。謂一生得力於王學。洵

非虛語。可見王學確有可崇可佩之價值。中小學教員。雖不足語於性理精深之

學。但既職普通教育。不可不於知之說。稍稍講求。以指導受學之國民。而勵之

於實踐。至教科書如歷史國文等科。亦宜將宋明學案。選擇編爲課目。以明道統

之源流。講求心性之學。實教育國民必不可少之趨旨也。

丙辰正月四明

孫氏重校印於

西湖南屏張社

王陽明先生遺像



奉天承運皇帝制曰。竭忠盡瘁。固人臣職分之常。崇德報功。實國家激勸之典。矧通侯班爵。崇亞上公。而節惠易名。榮逾華袞。事必待乎論定。恩豈容以久虛。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。維岳降靈。自天祐命。爰從弱冠。屹爲宇宙人豪。甫拜省郎。獨奮乾坤正論。身瀕危而志愈壯。道處困而造彌深。紹堯孔之心傳。微言式闡。倡周程之道術。來學攸宗。蓄蘊旣宏。猷爲丕著。遣艱投大。隨試皆宜。戡亂解紛。無施弗效。閩粵之箐巢盡掃。而擒縱如神。東南之黎庶舉安。而文武足憲。爰及逆藩稱亂。尤資仗鉞淵謀。旋凱奏功。速於吳楚之三月。出奇決勝。邁彼淮蔡之中宵。是嘉社稷之偉勳。申盟帶礪之異數。旣復撫蠻兩廣。旋致格苗。七旬。謗起功高。賞移罰重。爰遵遺詔。兼采公評。續相國之生封。時而旌伐。追曲江之歿卹。庶以酬勞。茲特贈爲新建侯。謚文成。錫之誥命。於戲。鐘鼎勒銘。嗣美東征之烈。券綸昭錫。世登南國之功。永爲一代之宗臣。實耀千年之史冊。冥靈不昧。寵命其承。

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誥命

再板傳習錄集評序

去年余校印王陽明先生傳習錄集評。其本文惟據武昌江漢書院藏板。刷印未久。頗已風行海內矣。旋由日本留學界。寄來雲井龍雄氏之傳習錄手鈔本。觀所採用。有井上氏。吉村氏。三輪氏。高瀨氏。諸說。始知日本王學之盛。勝我中華。遠甚。至今年歲初。有事東渡。得遊其京都圖書館。檢閱存目。有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。則井上哲次郎著也。陽明學真髓。則春日昇一郎也。王陽明人物養成譚。則木村鷹次郎也。精神教育陽明學階梯。則高瀨武次郎也。陽明學一種。則吉本襄也。王學提綱。則吉村晉也。傳習錄寫本。則三輪執齋也。余於是就圖書館之目。求之其書肆。除井上。春日。高瀨。諸書。各有購獲外。又購有三輪希賢

傳不日錄集言  
之傳習錄標註。佐藤坦之傳習錄欄外書。東敬治之傳習錄講義。與陽明學要義。又有三宅雄二郎與亘理章三郎之王陽明書。又宮內默藏之王學指南。高瀨武次郎之陽明學新論。與日本之陽明學。凡一十二種。其所謂養成譚。王學階梯。及王陽明活眼等目。則未見者尙多也。六月暑假。余第三子河環。歸自神戶商校。又購有高瀨氏新著之王陽明詳傳。嗚呼美哉。何日本王學之盛。有如此歟。人徒見海東三島。數十年來。驟躋於歐美諸大國之列。以爲其富且強焉。若是而不知其得力於陽明學者。乃直認而不諱。且詳傳初版。在今歲大正四年六月。即日本之王學固方興而未艾也。夫陽明先生。吾浙之先儒也。其所提倡學說。吾國孔孟以來相傳之學說也。非如各種新科學。必遂



傳習錄舊序

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。先生聞之。謂之曰。聖賢教人。如醫用藥。皆因病立方。酌其虛實。溫涼陰陽。內外而時。時加減之。要在去病。初無定說。若拘執一方。鮮不殺人矣。今某與諸君。不過各就偏蔽。箴切砥礪。但能改化。卽吾言已爲贅疣。若遂守爲成訓。他日誤已誤人。某之罪過。可復追贖乎。愛旣備錄先生之教。同門之友。有以是相規者。愛因謂之曰。如子之言。卽又拘執一方。復失先生之意矣。孔子謂子貢。嘗曰。予欲無言。他日則曰。吾與回言終日。又何言之不一耶。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。故孔子以無言警之。使之實體諸心。以求自得。顏子於孔子之言。默識心通。無不在己。故與之言終日。若決江河而之海也。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。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。不爲多。各當其可而已。今備錄先生之語。固非先生之所欲。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。亦何事於此。惟或有時而去側。同門之友。又

皆離羣索居。當是之時。儀型既遠。而規切無聞。如愛之鴛劣。非得先生之言。時時對越警發之。其不摧墮靡廢者。幾希矣。吾儕於先生之言。苟徒入耳出口。不體諸身。則愛之錄。此實先生之罪人矣。使能得之言意之表。而誠諸踐履之實。則斯錄也。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。可少乎哉。錄成。因復識之於首篇。以告同志。門人徐愛序。見王文成公全書本

施四明曰。先生之學。因議論與朱子有異。遂開人疑信之端。愚以爲實無異同也。二先生之言。雖殊。衛道覺世之心。則一。此非愚之敢以私意窺二賢。而謬爲調停之說也。請還質之二先生之言。文成之言曰。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。爲入門下手處。有毫釐千里之分。不得不辯。然吾之心。未嘗有異。夫孟子之好辯。專爲正人心。文成與晦庵之心。既同矣。又焉用辯。是知先生非辯晦庵也。辯懼學晦庵而失其真者也。晦庵之言曰。吾之學。非不求之內。而求之外。蓋聖人設教。使人默識此心之靈。而端莊靜一。以爲

窮理之本。使人知有衆理之妙。而學問思辯。以致盡性之功。巨細相涵。動靜交養。無內外精麤之擇也。必以爲淺近。而欲藏形匿影。別爲幽深髣髴。艱難阻絕之論。使學者莽然措心於言語文字之外。則佛氏之詖淫邪遁耳。是言也。晦庵之預爲後學慮。又何深且遠哉。因二先生之言。而推求其故。晦庵當五季之後。虛無寂滅之教。盈於天下。患在不知窮理也。故宗程氏之學。揭主敬窮理之教。使人知所持循。文成當晦庵之後。辭章訓詁之習。陷溺人心。患在徒事見聞也。故明陸氏之學。揭知行合一之旨。使人知所返本。二先生以衛道之苦心。不得已而爲補偏救弊之微權。非文成知內而不知外也。晦庵知外而不知內也。尙安得有異同哉。夫道一而已矣。自內觀之。而不睹不聞。涵天地萬物之理。自外觀之。而倫物事變。一根於身心性命之微。所謂性之德也。合內外之道也。君子亦惟學問思辯篤行。以盡吾之性焉。二先生皆我師也。異同可弗問也。學者不得其心之同。而

徒執其言之異。曉曉聚訟。將二先生必有戚然於廊廡者矣。愚暗汝不足  
以知二先生。敢質之同志。邦曜識

劉戴山曰。暇日讀陽明先生集。摘其要語得三卷。首語錄。錄先生與門弟子  
論學諸書。存學則也。次文錄。錄先生贈遺雜著。存教法也。又次傳習錄。  
錄諸門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爲言。學言教者存宗旨也。先生之學。始出  
詞章。繼逃佛老。終乃求之六經。而一變至道。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。是  
謂學則。先生教人。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。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。其要  
歸於致良知。雖累千百言。不出此三言爲轉注。凡以使學者截去之。繞尋  
向上去而已。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。是謂教法。而先生之言。良知也。近  
本之孔孟之語。遠溯之精一之傳。蓋自程朱一綫中絕。而後補偏救弊。契  
聖歸宗。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。是謂宗旨。則後之學先生者。從可  
知已。不學其所悟。而學其所悔。舍天理而求良知。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

顧又其弊也。說知說行。先後兩截。言悟言參。轉增學慮。吾不知於先生之道爲何如。間嘗求其故而不得。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。時權實互用。後人不得其解。未免轉增離歧乎。宗周因於手鈔之餘。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。僭存一二管窺。以質所疑。冀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。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。而先生之道傳之久。而無弊也。因題之曰傳信錄。崇禎己卯七月既望。後學劉宗周書。見陽明傳信錄

孫夏峯曰。讀前聖前賢之書。總借以觸發我之性靈。不能觸發性靈。不能強爲之喜也。能觸發性靈。不能強爲不喜也。少壯時與吾友鹿伯順讀諸儒語錄。有扞格處。取陽明語證之。無不豁然立解。因妄意以聞知之統歸之陽明。非優於宋之諸大儒。而詞章汨沒之後。有埽蕩廓清之功。則宋諸大儒之忠臣也。孝子也。卽有一二段效忠於前儒者。正其苦心。共偕大道。前儒自當引爲直諫多聞之友。若因之而開隙生釁。則諱疾忌醫。豈不爲

子路所笑哉。見理學宗傳跋。

黃梨洲曰。有明學術。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。未嘗反身理會。推見至隱。所謂此亦一述朱。彼亦一述朱耳。高忠憲云。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。皆無甚透悟。亦爲是也。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。現在一反觀而自得。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。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。然致良知一語。發自晚年。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。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。說玄說妙。幾同射覆。非復立言之本意。先生之格物。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。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。以聖人教人。只是一個行如博學。審問。慎思。明辯。皆是行也。篤行之者。行此數者。不已是也。先生致之於事物。致字卽是行字。以救空空窮理。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。乃後之學者。測度想像。求見本體。只在知識上立家。當以爲良知。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。先知後行。而必欲自爲一說耶。天泉問答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。知善。

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。今之解者曰：心體無善無惡是性。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。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。由是而爲爲善去惡之格物。層層自內而之外。一切皆是粗機。則良知已落後著。非不慮之本然。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。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。非謂性無善無惡也。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有惡念耳。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。他日語薛侃曰：無善無惡者理之靜。有善有惡者氣之動。卽此兩句也。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。從而分別之爲知。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。好必於善。惡必於惡。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。虛靈不昧之性體也。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。自然無善惡之夾雜。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。四句本是無病。學者錯會文致。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。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。善一也。而有有善之善。有無善之善。無乃斷滅性種乎。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。認已發作未發。教人在致知上著力。是指月者。不

指天上之月。而指地上之光。愈求愈遠矣。得義說而存之。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。見姚江學案序

梁卓如曰。道學與科學。界綫最當分明。道學者。受用之學也。自得而無待於外者也。通古今中外而無二者也。科學者。應用之學也。藉辯論積累而始成者也。隨社會文明程度而進化者也。故科學尚新。道學則千百年以上之陳言。當世哲人無以過之。科學尚博。道學則一言半句可以畢生受用不盡。老子曰。爲學日益。爲道日損。學謂科學也。道謂道學也。抑科學之大別。復二。一曰物的科學。二曰心的科學。心的科學者。若哲學、倫理學、心理學等。皆是也。今世東西諸國。其關於此類之書。亦汗牛充棟。要之皆屬科學之範圍。不屬道學之範圍。何以故。以其屬於日益的方面。不屬於日損的方面故。此類書非可不讀也。然讀之。只有裨於智育。無裨於德育。亦不過與理化、算術、法律、經濟諸科。占同等之位置而已。啓超所以提倡。



此書之意。將於智育以外。爲德育界饋之糧也。顧明儒言治心治身之道。備矣。而其學說之一大部分。則又理也。氣也。性也。命也。太極也。陰陽也。或探造物之原理。或語心體之現象。凡此皆所謂心的科學也。其於學道之。功本已無餘。况吾輩苟欲治此種科學。則有今泰西最新之學說。在而諸儒所言直芻狗之可耳。諸儒言下手工夫。多互相箴砭救正。此言說之所以益多也。如或因學者操持過甚。而以自然之說救正之。或因學者放任過甚。而以戒慎之說救正之。凡此皆針對當時學風以立言。佛說既破我執。又當破法執。所謂法尙當舍。何况非法。是也。此如服藥。所以藥病。然藥力恆偏。緣藥復生他病。故再以藥藥。實則藥期於無病。藥本當舍。藥既已病。則藥藥之藥。更當舍。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。當時學者得良醫指出病原。授以藥而瞑眩焉。陽明是也。其後服藥過度。漸生他病。則更有他良醫加減其方。龍溪念庵。戡山之徒。是也。方不一總期於已病而已。今學